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7nB391

長目電禪師語錄

清 光電說　悟本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敘
  - 目錄
  - 住彌陀寺
  - 住湧金寺
  - 住河西縣圓明寺
  - 住臨安府寶覺禪院
  - 示眾
  - 機緣
  - 頌古
    - 世尊初生
    - 睹明星
    - 文殊秉劍
    -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三度作舞
    - 女子入定
    - 達摩西歸
    - 文殊三處度夏
    - 產難因緣
    - 南泉斬貓
    - 趙州布衫
    - 德山托缽
    -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 懶融見二祖百鳥不啣花
    - 百丈捲席
    - 婆子燒庵
    - 倩女離魂
    - 丹霞燒佛
    - 九峰不肯首座
    - 雲門打殺世尊
    - 那吒析骨
    - 佛身充滿於法界
    - 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云云
    -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 應無所住
    - 雜偈
        - 參禪
        - 山居
    - 佛事
        - 顯庵和尚入塔
        - 悼開郡李太守
        - 挽野竹和尚
        - 悼法伯知止和尚
        - 挽劉翰林
        - 挽翀漢林檀越
    - 行狀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余乃楚之孝感世宦，攻儒業，生平專以文學為念，貪浮名幻利為樂，竟不知鼻祖之門庭、單傳之要玅。余任江南池州府推官，一日私遊九華，探閱藏經，細覽《景德傳燈》，閱至分燈錄，觀吾儒中從上諸大老、大護法者，不過於裴公深領黃檗之痛棒。有蘇東坡老先生者，往往與佛印酬酢，後法嗣東林禪師，雖是海內名公，爭奈鼻孔被人穿卻。有黃庭堅先生，選館太史，好作艷詞，嘗謁圓通秀和尚，日有慕道之心，後法嗣黃龍禪師，雖是聰明之人，難出頭陀之手。有張無盡先生，乃閣下侍郎，提刑兩浙，嘗以佛道留心，遍參天下大善知識，機鋒掣電，後法嗣兜率悅禪師，一語雜著落在法海窟中，一念萬年去也。陸亙大夫法嗣南泉和尚，嘗向口角邊討鹽覓醬喫，有麼奇特？余雖露布諸大老之醜，未免今日又被長目禪師錐著痛處，要請作敘，自露己之醜。長目禪師者，乃同條梓邦寶郡鄧氏之子也。年少薙髮，傲骨名山，經歷江海，單瓢隻杖，泛吳楚，過洞庭，涉滇雲，尋訪賢士。至彌陽大隱寺，撞著冤家路頭恒秀大和尚，奪下腰包，隨侍一載，授手歸山。至蒙自白雲山中，坐靜三載，又策杖河西普應山圓明寺坐靜。余奉命改補河西知日，往謁之，見其師之嚴護，尊其師之威德，非彼國之師乎？乃天上人間荷賴之津梁矣。余敬誠拜問：「師之何派？」師曰：「吾西蜀破山之派，幻翁之孫，恒公之子。」余曰：「自古道：龍生龍子，鳳生鳳兒。」余閱師坐靜，鄉紳護法請上堂、小參、語錄、詩歌少許，如珠滾盤，出於大方，句句奪大慧杲之體裁、字字雜圓悟勤之骨髓，料揀截中峰本之舌頭、棒喝劈洪覺範之正眼，四大家攪成一團，捷徑為己。倘今之相季，或久參衲子、或初進晚學，若睹師之語錄，縱有宗眼精明、透徹古今者，適難窺師之涯岸；縱有胸負五車者，讀師之語錄，未免如水中撈月、鏡裏簪花，何能下手乎？但師為人孤硬，不與時人同類，草衣木食，日持大悲聖號千遍；舌湧香泉，獨栖圓明破寺。做務無暇，掀翻華藏世界；觸著磕著，盡用本地家風。一縱一奪，挽回萬峰疊翠；一殺一活，競起海上騰波。余雖住在塵勞堆裏、聲色窩窟，動靜語默安敢自欺？無時不在無底缽盂裏嚼鐵釘飯、酒肆淫房內臥無畏床。雖然如是，黃面老子曾分半座，今日與師同一鼻孔，兩處出氣。

楚孝感張象賁頓首謹撰

長目電禪師語錄目錄

卷上
上堂
卷下
示眾
小參
機緣
頌古
雜偈
佛事
行狀

長目電禪師語錄卷之上

門人悟本編次

住彌陀寺

康熙辛亥春，受蒙自縣個舊眾紳衿同諸耆舊請住彌陀寺。當日陞座，拈香云：「此瓣香，舉起輕似鴻毛、放下重如泰山，信手拈來爇向爐中，端為祝延當今皇帝聖壽萬歲萬歲萬萬歲，伏願統億兆而歸皇仁政，宇宙維新；御彌劫而信佛旌崇，乾坤永久。」次拈香云：「此瓣香從袈裟世界得來，拋向娑婆國土，至誠至禱，爇向爐中，端伸祝為東宮皇后、太子千秋、滿朝文武諸大護法高增祿位，伏願　效伊周之佐、忠禹舜之勤。」復拈香云：「此瓣香共顏子而居陋巷，樂道安貧；契孟軻而弘戰國，輸忠信實。爇向爐中，供養　三世諸佛、歷代古錐、天下宗匠，伏願遊戲酒肆婬房裏度生，行權不違正法；變形鑊湯爐炭中濟物，那辭戴角披毛？再瓣香臭如瘡腿、香似沉水，欲取取之不得、欲捨捨之未能，幾番躊躇置得，忍氣吞聲，拈來爇向爐中，供養　現住彌陽大隱堂上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三世本師恒秀老人，用酬法乳之恩。」斂衣敷座。雪濤和尚拍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山僧三十年前過洞庭，早被西北風吹向蘆華蕊裏去也。眾人莫有透網錦鱗麼？不妨請出相見。」問：「銕牛過窗櫺，頭蹄俱過了，置尾巴過不得，意旨如何？」師拈拄杖橫膝云：「會麼？」僧罔措，師便打，乃云：「五祖演使縵天網，用武略文韜，任是沖霄鸞鳳，出不得這格子。光上座即不然，盡十方世界是個窗櫺，盡十方世界是個鐵牛身子，盡十方世界是個鐵牛尾巴，五臟六腑、肝膽腸胃、三百六十骨節，節節相通，八萬四千毛竅，竅竅出氣，使這不唧溜漢抱

定個尾巴，似餓狗嚼枯骨，臨死不肯放手。祇如今日眾護法請山僧住者寺裏，決不釘樁搖櫓，賓主相安，焚掃不勞他力，又與毗盧古佛像開光圓滿功德，以了住持之信念，佈施齋僧，增檀那之福果。若是祖師門下即不然，故永嘉云：『著相布施生天福，猶如仰箭射虛空。箭力盡，勢還墜，招得來生不如意。』縱伊福慧莊嚴，一生兩世不墜人身，三生四生作麼生支持？不如修無漏因，以實相無相、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為涅槃道，不取不捨、無依無倚、無求無縛為解脫門。不然，且回三毒為三聚淨戒，坐斷善惡兩頭；回煩惱作菩提，接物群迷，冤親平等；回六識作六神通，不辭向劍樹刀山中，那論虎穴魔宮裏？深弘大願，不惜己身，不顧己命，如鹿王菩薩，似惜鴨禪者、割耳道士、忍虻耆舊，千百億劫中不求如意，因果逢緣而義脫。何故？不見道：行直影端，不須疑惑；聲和響順，豈獲追尋？雖然如是，且道超宗一句作麼生道？雞生鳳子登九翔，馬產龍駒追千里。」卓拄杖，喝一喝，下座。

上堂。「金鴨香銷錦繡幃，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這老古錐恁麼偈曰，祇好瞞得川巴子，要且難哄當鄉人。光上座即不然，金鴨香銷有甚幃？笙歌叢裏是誰歸？風流不向佳人泄，空腹熱腸頓九迴。推倒圓悟老人，卻是光上座推倒。諸人還有扶得起底麼？」一僧云：「某甲得。」師云：「圓悟老人在那裏？」僧擬議，師便打，下座。

上堂。「智者不講經，仁者不論道，聖人多註解，凡夫被他覆。三人兩隻靴，兩人共頂帽，石女產麒麟，須瑞而不玅。自性天真佛，猿啼并虎嘯，好與三十棒，高處要鏟平，低處要堆厚。」良久，云：「曾到祝融峰，海上紅輪跳。」

上堂。「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祖師恁麼道，祇知截人後尾，要且不解攤頭。光上座即不然，眼也要睡，夢也要作，心也要通，法也要說。不見道：有時鞭木馬向火裏騰輝今古，有時抱石女入海底渾身絕跡。」良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

上堂。「寂光三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華。張拙秀才恁麼道，美則美矣，猶有俗氣在。山僧即不然，寂光三昧統河沙，凡聖含靈頭路差。一念不生跨玉象，六根纔動斬龍蛇。斷除煩惱窮算計，趣向真如富者奢。莫道世緣無罣礙，都城浪子戀脂花。」

上堂。「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一句明報身佛，一句透法身佛。若人定當得出，許你坐曹溪勝過六祖，許你歸西去超越達摩。不然，飲水也雖妨噎。」

康熙癸丑歲，通海縣諸山耆舊領眾紳士請住湧金寺。
上堂。「至道莫測，愈窮愈遠，偶爾忘失，擲在目前。劈之不碎，捏之不團，高低險危，左右逢源。推之不去，瞻之在前，深溝野壑，一概塞滿。不與菩提共處，豈礙煩惱合煎？婬房酒肆，喜怒不遷；屠兒魁膾，義氣相連。道無名字，孰能強安？道無形狀，描邈難傳。不在三乘十二分內，豈在五教言詮？攝歸方寸，藏身始無蹤跡；放之不去，縱橫體遍大千。壁立萬仞，佛祖難窺；撲落丘陵，樵牧同歡。蜉蝣出穴，承誰恩力？蝴蝶穿花，晝夜相生。入山呼而則響，退步二三，覓之不見。此玅道兮，無根無蒂，能養萬物，統森羅為己眷屬，包八卦兮御星象，驅兩儀兮明知有物。玄玄難極，不可思，不可議，晃晃然，沒巴鼻，湖南女子害相思，江北郎君雙流涕。」師以手拍膝云：「相識滿天下，知心能有幾？」
上堂。「不用尋真，無真可尋。不消遣妄，無妄可遣。嶺上一團雲，坡下一隊牛。三個鷂子相打，內中有個必勝。二人齊下浴池，內中有個不濕。不見道，孟姜女節氣哭倒長城，究竟元來不出范郎妻。呵呵！」
上堂。「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云：「既坐道場，因甚麼不成佛道？既成佛道，為甚麼佛法不現前？大通智勝也是靈龜曳尾，徒勞拂跡。僧問歸宗：『如何是佛？』歸云：『我向汝道，汝還信否？』僧云：『和尚誠言，安敢不信？』歸云：『汝便是。』僧云：『如何保任？』歸云：『一翳在目，空花亂墜。』汝等諸人還識歸宗語麼？識歸宗語，便識大通智勝佛落處。不然，光上座為伊指出。」揮拂子云：「還見麼？全心即佛，全佛即心，心佛不二，彼我無差。離心佛相，是名真坐道場；離我我見，是名真成佛道。已成佛竟，為甚麼又道佛法不現前？皆為不能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去，不能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所以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有僧問明覺云：『如何是諸佛之本源？』覺云：『千峰寒色。』者豈不是轉山河大地歸自己去？僧云：『向上還有事也無？』覺云：『雨滴巖花。』者豈不是轉自己歸山河大地去？」驀拈拄杖云：「這個是拄杖子，將甚麼喚作山河大地？」良久，云：「也是一場漏逗。」
上堂。「風濤松嶺，四禪之下，洪波運箭墜鋒鋩，劫到想天還壽命。指月話月，自設撈摝之殊途，但盡凡情，本虛出沒。」驀舉拂子，召眾，云：「向這裏會得去，始知玉浪翻波，不假輪王頂髻；紅爐焰裏，顯現百億神威。雲收霧捲，風過群靈而體玅；隨緣赴感，應無所住是阿誰？獸鳴兔走，大施門開解脫道；漁父樵歌，不忘付囑暗傳機。梅寒鬥雪，全彰古佛肝膽；華綻喬林，獨露涅槃玅心。所以道：見色原非色，聞聲不是聲，若作實義會，埋沒汝己

靈。說法如畫餅，原為止兒啼，目前繫驢杖，誰悟又誰迷？殺活在臨時，權衡立宗規，若是本色匠，相逢不展眉。德山有言：『一毛吞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有學無，惟我知之。』山僧如此舉揚，且道為人一句作麼生？」良久，云：「鷺鷥飛入碧波中，抖擻一團銀繡線。」

住河西縣圓明寺，邑侯張公諱象賁請上堂。卓拄杖，云：「未入圓明，處處攢花簇錦，迦葉道場；已入圓明，頭頭月白風清，文殊境界。已入、未入，信手拈來，著一分奉釋迦牟尼佛、著一分奉多寶佛塔，燃燈佛即不與我授記，可謂張公喫酒李公醉。昨夜寒山子道：『圓明寺裏二三十年塵生破釜、草絕窮嚴，晝看牧童燒糞火、夜聽青獐老猿啼，窮廝炒、餓廝煎，如何得個自由去？』不見道：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佇，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為人自鬧。恁麼，你暫舉心，塵勞先起；如我按指，海印發光。」以拂子擊禪床，云：「今到這裏，傍通一線，露布賢劫面門。雖然如是，也要應時及節。爭奈他一口吸盡西江水，且向珊瑚枝上拈一片無滋味香，就爐供養　見任河西縣令張公，伏願　御白牛而出化城、施祇園而登寶所，豈似山僧欲向三家村裏躲雨、右廟廊下藏頭？雖不是嚴陵遯跡之所，慶幸洗耳掛瓢之場，總為明人不作暗事，貴圖現前緇白男人同一眼見、同一耳聞，若作聲色會，黧奴白牯塵沙劫無有出頭時節；倘作佛法商量，擬將魚目以比明珠。丹霞過慧林，寒逼將木佛焚燒，院主道：『何得燒我木佛？』霞以杖撥灰云：『燒取舍利。』主云：『木佛豈有舍利耶？』霞曰：『既無舍利，再取幾尊。』主眉鬚墜地。」師曰：「丹霞燒木佛，以強凌弱；院主眉鬚墮地，柔能克剛。今日山僧入此寺，也要燒取幾尊木佛，諸人向未寒朕兆以前開得一隻眼，便能識得丹霞燒木佛的事、院主眉鬚墮落的緣因。不然，更聽一頌：父母未生前，眉鬚早墮地，因風吹動火，暫借他人力。識心起我見，無端遭霹靂，條條在目兮，爍爍沒巴鼻。」

上堂。「病除不須服藥，氣滿徒勞食參。究玅窮玄，未勉向好肉上挖瘡；諷經禮懺，可惜為甚重生遽障。六祖原不住曹溪，達摩何曾西歸去？」卓拄杖，良久，云：「是何心行？」

上堂。「濁兮者是天，清氣者是地，陰陽調和，鬼神寂息，截斷衲僧伎倆，佛祖沒處出氣。」喝一喝，云：「這個聱？」

上堂。「三界不安，猶如火宅。盡大地是個胡餅，何處著三界？既無三界，火宅從甚得來？」驀拈拄杖云：「識取自己兒孫，休戀他家眷屬。」

上堂。「有心是業種，無心是道場。雲光曾做牛，涕泣兩心傷。明白不通理，滯在個名相。持戒不修行，雲上更加霜。」顧視左右

云：「仔細。」
師淨髮，張天德、胡應魁居士請　上堂。「昨日要晴卻雨，今朝要雨卻晴，好事弄成煩惱，年年淨髮求人，不如戴冠做個救苦天尊。三牧本屬一源，誰人論彼親疏？有女須當早嫁，有男決定要婚，莫待光陰錯過，何緣報國資恩？所以，雲門大師常向山門頭合掌、佛殿裏燒香，禱祝咒願：『願黃梅石女生兒，母子團圓；少室無角鋘牛，常甘水草。』雲門恁麼說話，不管長安甚鬧，惟貴我國咸寧。光上座則不然，也要據斯相當。今日且向毗藍園裏合掌、無憂樹下燒香，禱祝咒願：『願摩耶夫人謹守閨門，寸步不移，管取天下太平，皇風永扇。』倘有纖毫滲漏，依舊日午打三更。」
上堂。揮拂子，云：「源流不止問如何，久住令人賤；真照無邊說似他，勤來親也疏。離相離名人不秉，觸著磕著吹毛；用了急須磨抱得，不哭孩兒有甚用處？昨夜楊岐三腳驢子報道：『為山水牯牛喫盡國王水土，有犯人家苗稼。』六根纔動，青山起舞；一塵纔起，大地全收。雪峰毬一擊百碎，破砂盆從新扶起。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築著梵釋鼻孔。須彌主人喝一聲：『如今南瞻部洲有千七百善知識，浸殺在鼻祖法海裏，還許相救麼？』娑竭龍王打一棒，血似盆傾。到如今，只得三根骨、兩條筋，七零八落。且道：眾中還有與雲門出氣者麼？」卓拄杖，云：「觀世音菩薩來也，請進齋堂吃茶去。」
說戒，上堂。問：「面前銀山鋘壁，背後萬丈懸巖，阿誰出得頭也無？」師喚，僧諾，師云：「若不入虎穴，爭得金豹子？」乃云：「一法若有，毗盧墜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正當恁麼時，且道非非想天幾人退位？」豎拂子，召眾，云：「百億須彌爐、百億華藏海，盡在山僧拂子頭上湧出，諸大菩薩、諸阿羅漢次第出興，轉大法輪，說般若無邊際；般若既無邊際，十方世界亦無邊際；十方世界既無邊際，諸人本命元辰亦無邊際；本命元辰既無邊際，諸解脫門亦無邊際；諸解脫門既無邊際，此無住心亦無邊際；此無住心既無邊際，山僧以此無邊際境說此無邊際。昔有僧持戒精嚴，忽因夜行，踏著一物作聲，謂是一蝦蟆腹子，有子無數，驚悔不已。正睡，夢數百蝦蟆索命，其僧深懷更怖，至天曉觀之，乃一老茄耳。其僧當下疑情頓息，方知三界無法，解履踐修行。這僧只知道三界無法，不知頓破疑情處，要知有向上一竅在。為頌出：參差松柏籠煙薄，重疊峰巒月上遲，夜聽寒江漁父笛，順風吹過洞庭西。」
得戒師誕，上堂。「心月孤圓，恢豁人天正眼；辣棒當軒，殺活佛祖靈機。」問：「靈機且擲，如何是一印印空？」師云：「露柱畫眉。」「如何是一印印水？」師云：「泥牛火裏嚼寒冰。」「如何

是一印印泥？」師云：「琉璃瓶子盛穢物。」問：「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不問，如何是意到句不到？」師云：「矮子不渡河。」「如何是句到意不到？」師云：「長人不著靴。」「如何是意句俱到？」師云：「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如何是意句俱不到？」師云：「雪深迷了路，黃昏馬不前。」士問：「古鏡未磨時若何？」師云：「寒山逢拾得。」「古鏡已磨時若何？」師云：「國清寺裏少知音。」「已磨未磨又作麼生？」師豎拂子，云：「會麼？」士拂袖便出，師云：「好一面古鏡，可惜照不著。」乃云：「長空一月映千江，處處圓通觀自在，白雲深處不朝天，頭頭遊戲毗盧界。進一步，許嘉州大象一口吸盡錦江水；退一步，那容陝府鐵牛久住長安？不進不退，使黃花翠竹常現般若之光，青山綠水顯露古佛心源。破沙盆裏和羅飯，不從香積世界得來；急水灘上打毬，徒勞猢猻眨眼。」舉：「溈山睡次，仰山問訊，溈以面向壁，仰曰：『和尚因甚如此？』溈云：『我剛纔做一夢，子與我圓看。』仰取水一盆與溈洗面次，香嚴到，溈云：『我剛纔做一夢，寂子與我圓了，子要與我圓看。』香乃點茶一碗，溈歎云：『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云：「溈山作夢因風吹火。二人圓夢用力不多，肘後靈符須是溈山始得。今日我得戒璩山和尚降生，與溈山作夢是同？是別？若道是同，截鶴豈能續鳧？若道是別，銀盆裏長年盛雪。雖然如是，且道為人一句作麼生？」良久，云：「淨法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

佛誕，上堂。問：「世尊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意旨如何？」師曰：「牛圈裏是牛，馬圈裏是馬。」進云：「豈不隨類去耶？」師便打，僧一喝，乃云：「靈明假為佛，愚魯分優劣，虛空不曾壞，修行塗結業，聲色如影響，覓地不可得。」以拂子驀召眾，云：「昔雲門推倒世尊，山僧今又扶起。且道扶起後如何？更聽頌出：爛額焦頭糞裏寶，相逢覿面沒邊表，舒光腦後重現瑞，處處神通風偃草。」喝一喝，下座。

秉拂，上堂。問：「獅子未出窟時如何？」師云：「風行草偃。」「已出窟時如何？」師云：「水到渠成。」「已出、未出時如何？」師云：「逼塞虛空。」「且道成佛後又作麼生？」「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乃舉：「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銕圍山，如今還許他委悉也無？不見道：太平原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今日我圓明寺裏有個伶俐衲僧起佛見、法見，山僧倒退三千里。何故？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嬌。」

三韓劉定邦、余登科二檀護送法衣，請上堂。拈衣云：「者個法衣，披起則嘽呻六種，放下則萬國咸寧，胎卵離慾，濕化滅想，五

濁劫盡，三塗脫化。既然如斯，且道施者、受者後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但行好事，莫問前程。」

住臨安府寶覺禪院，慧月禪人請上堂。問：「靈雲未見桃花時如何？」師云：「價重娑婆。」「見後如何？」師云：「半文不直。」「且如玄沙不肯他又作麼生？」師云：「苦口是良藥。」問：「如何是龍潭境？」師云：「兩峰觀不足，秋月印潭寒。」「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石女熱腸傾不盡，木人愁聽五更鐘。」「超宗一句作麼生？」師云：「塞破汝口。」僧一喝，師云：「病入膏肓漢，難言醫者痾。」乃云：「一人在孤峰頂上，無出身之路，朝打三千，暮打八百；一人在十字街頭，一無向背，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不是釋迦文，本非維摩詰，毗婆尸佛早留心，棄卻珍寶織芥籬。蝦蟆吞大象，時人笑不徹；鯉魚上竹竿，一日一千里。蝦跳不出斗，無端遭點額，金烏拍天飛，玉兔坐明月，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僧祇劫。」復舉：「前百丈，僧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落因果。』墮五百劫野狐身。後百丈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云：『不昧因果。』脫卻野狐身。」師云：「一墮一脫，自招其禍，全體恁麼來，全體如是住，赤條條，光爍爍。山僧即不然，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向他道：『兵隨印轉，將逐符行。』」喝一喝，下座。

師誕，上堂。「一靈塊，我形骸，天地受生而托質，如水上泡、似草頭霜，幻生幻滅，有甚了期？山僧在塵得智十七、八、九，俟後薙髮，著著現前，恰似冤家債主觸境遇緣，便是這個。大矣哉！巍巍乎！眼光射入兜率宮中，彈開彌勒樓閣，三十三天光光相接，亦無窮盡。闊矣哉！蕩蕩乎！世界倘有缺陷處，斯光圓滿成就，亦無邊畔。有時歌舞，聽鸚聲而起性；有時放曠，睹山色而舒心。冬季雪滿群山，獼猿披古鏡而投青嶂；秋天月明千里，丹鳳啣寶珠而趣向紫微。盡從這裏付囑去，不過借他舌頭而發機。奈何盡大地人不守本分，這條窮性命落在目前久矣，卻被楊岐三腳驢子轉身退步踏碎了也。幸慶今生逢緣，捏聚一團，雖是他人之物，竊得自己受用。畢竟為人一句作麼生？」以拂子打圓相，云：「義海不同性海。」喝一喝，下座。

長目電禪師語錄卷之上(終)

長目電禪師語錄卷之下

門人悟本編次

示眾

示眾。「擊水魚頭痛，入林宿鳥驚，木人吹銕笛，石女唱歌聲。不是門外事，亦非自家珍，觀音菩薩成悲願，驢鳴犬吠馬嘶恩。山僧如斯剖露，也是腦後安釘，若論向上竅，猶較萬里程。畢竟如何得個穩當去？」良久，云：「知安則福，知足則榮。」

端陽，示眾。「今日端陽節，烏龜生個鱉，蝦蟆不出頭，有口也難說。」拈拄杖，云：「惟有者拄杖，今古無異色。既無色，因甚黃鶴樓前搖艾旗？鸚鵡洲上香風徹？」良久，云：「多少伶俐漢，無端遭點額。」

示眾。「淘金雖假木碗，念佛以投亂心。金現不須用碗，心淨不消念佛。碗佛是藥，沙亂自除。心金晃耀，亙古亙今。撒在目前，愚人不識。」良久，云：「畢竟祖師門下是何道理？日月不及須彌頂，大海從來不納屍。」

示眾。卓拄杖，云：「莫隨心意識，修成有漏因。既成有漏因，無繩自縛身。福慧定莊嚴，與道不相親。南山有白虎，咬殺東海鯤。」良久，云：「因甚如此？不傷心處也傷心。」

小參。舉：「僧問大慧禪師：『逼塞虛空時如何？』慧一喝，僧云：『文殊、普賢來也。』慧云：『逼塞虛空，甚處與徑山相見？』僧一喝，慧云：『文殊、普賢為甚麼在你腳跟下過？』僧擬議，慧便打。」師云：「這僧雖有擒虎之勢，而無縱豹之能，當日若遇著個文武兼備底衲僧，待他道：『文殊、普賢為甚麼在你腳跟下過？』揪胸把住，云：『大善知識！為甚不守毗尼？』管教這老漢慚愧三十年。」

對靈，小參。師云：「衝開碧落松千尺，截斷紅塵水一溪，欲識本來真面目，黃鶯啼處百花飛。正恁麼時，如何是真風露布底境界？」拈拂子，揮棺，云：「此是極樂國，此是兜率天，兩處即且置，也要大家知。」遂舉：「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云：『屍在這裏，人向甚麼處去』？一女云：『作麼？』諸妹齊悟無生法忍。」豎拂子，云：「還會麼？倘向這裏會得七賢女悟去處，便知雷相國小姐去處；既知小姐去處，卻知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森羅萬像、過現未來，本無纖毫生滅動靜之相，依我大般涅槃而住之。雖然如是，畢竟亡靈還有出頭分也無？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對悟乘李居士靈，小參。卓拄杖，云：「三十年握三軍旌旗之勇，能透千里甲；三十年後如鼠畏貓，竊藏遯跡。何故？千金之子豈落庸夫之手？羨矣哉！拜法華，勞感棲天之勝；美矣哉！弘誓願，倦思壽域之虔。嗟夫！昂然而散手兮，滿腔恩愛無由自嘆；慷慨而還鄉兮，一場大夢終切寡聞。想人生在世，如莊周之蝶，徒勞空逐；似槐國之螻，委身寄托。渡愛河兮，洪波千丈；御白牛兮，頻登寶所。望鄉臺兮，白雲萬里；騎黃鶴兮，捷上揚州。雖然如是，且道為人一句作麼生？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除夕，晚參。喝一喝，云：「晴光吞萬象，古佛峭巍巍，青山呈舊面，腦後更添錐。不是彌陀院，本非摩詰提，一塵一國土，一葉一須彌，文殊與普賢，相逢笑罕希。雖然如是，且道笑個甚麼？」以拂子擊禪床，云：「東村王大老，酒醉一身泥。」

小參。舉：「黃龍慧禪師云：『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早回去。去何處？』良久，云：『夜來風起滿庭香，吹落桃花三五樹。』山僧即不然，千般說，萬般喻，祇要教君知個足。知個足，無去住。」喝一喝，云：「佛祖是人生冤家，鷺鷥腿上割斤肉。」

茶話。舉杯云：「森羅在盞裏，盞裏在心裏，汝等作麼生會？」僧問：「森羅在盞裏即不問，如何盞裏在心裏？」師以手指燈籠云：「好個燈籠，可惜照不著。」進云：「照著時何如？」師曰：「黑似漆桶。」

茶話。卓拄杖，喝一喝，云：「草鞋飛上三十三天，缽盂跳下東海，藏身處無蹤跡，巖前花發鳥聲催，好與三十棒，吩咐雨花臺且置，為甚麼草鞋飛上三十三天？」師云：「吞卻八卦，包羅乾象。」曰：「兩儀又作麼生？」師云：「同明不同色，儀轉明不轉。」曰：「大千俱壞，未審這個歸於何處？」師云：「不歸。」曰：「既不歸，還假壞否？」師云：「壞即不損皮，歸即不動步。」曰：「蒙師指示。」師云：「識甚好惡？」

機緣

眾鋤豆，師曰：「汝等各人钁鋤上放大光明，钁鋤下為甚麼黑似漆桶？」眾罔措。一僧曰：「某甲即不然。」師曰：「汝又作麼生會？」僧曰：「钁鋤下放大光明，钁鋤上黑似漆桶。」師曰：「不謬汝鋤豆。」

有士過陰，一日禮，師曰：「聞汝常往陰府，是否？」曰：「然。」師曰：「且道閻羅王近在陰司作甚麼？」士曰：「考人善惡。」師曰：「山僧落在善簿？惡簿？」士曰：「善惡簿中不見。」師豎拂子云：「還見這個麼？」士曰：「見。」師曰：「喚

作甚麼？」士曰：「拂子。」師曰：「又說善惡簿中不見，恁麼又道是拂子。」士茫然。師示偈曰：
「如來轉法輪，五殿即觀音。擬心沉惡趣，般若銕圍城。」
一文學參問：「五經稍通一二，欲要參釋門禪，可得否？」師曰：「釋門無禪可參。」曰：「和尚乃人天師範，為甚麼吝教？」師曰：「你豈不聞『佛以心為宗，無門為法門』？若道有禪可參，即向沉潭裏浸殺公也；若道有門可入，即向漆桶裏埋殺公也。」曰：「畢竟如何？」師與一摑，士罔措。師云：「會麼？」曰：「不會。」師曰：「不會處正是公得力處。」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鴛鴦戲碧水，白鷺啄荒田。」
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作道場，為甚麼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師指空云：「汝道虛空有幾莖眉毛？」僧擬議，師曰：「果然佛法不現前。」
僧問：「趙州布衫重七觔，未審和尚布衫重多少？」師曰：「汝可帶得秤來否？」僧無語。師曰：「定盤星也不識。」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貓兒出簡州。」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更好。」
僧問：「如何大圓鏡智？」師曰：「大海不納死屍。」僧問：「無情還解說般若也無？」師曰：「解說。」「如何是無情說般若？」師曰：「星宿海裏似雷鳴。」僧問：「如何是邪？」師曰：「放狗咬羊。」「如何是正？」師云：「狗子歸家。」「不正不邪又作麼生？」師便打。「曠劫無事，誰教顛倒？」
僧問：「如何是戒？」師曰：「墻壁不礙聲。」「如何是定？」師曰：「玲瓏風不透。」「如何是慧？」師曰：「三月桃花臘月梅。」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三歲孩兒抱花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會與不會，總在裏許。」
僧問：「如何是大道不分男女？」師曰：「鶉鳩草裏叫，子規樹上啼。」

頌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自稱孤，撞著雲門棒太粗，莫道鬍鬚猶未赤，誰知更有赤鬚鬍。

睹明星

賣卻乾坤沒處藏，臭名千古最難當，逢人吐盡衷腸語，只為熱心返受殃。

文殊秉劍

從來車不行空路，遇境逢緣作戲場，沽盡人間三百酒，夢中喚醒撒稀郎。

乾闥婆王獻樂，迦葉三度作舞

風來綠水逐成波，惹得紅雲觸太窩，檻外杜聲啼子後，巖花斂面入芳蘿。

女子入定

杳隔瀟湘一畫圖，夢中飛札到秦都，岳陽三醉逢知己，且把洞庭作酒壺。

達摩西歸

心中無事為誰愁，踢倒須彌價未酬，試問西歸猶不去，桃紅嫩柳戀枝頭。

文殊三處度夏

士者輸忠豈範圍，盡情隨處任芳菲，滿天星斗同時現，莫把長庚當紫微。

產難因緣

漁翁把釣投南浦，浪子天明捨蚌歸，冷眼傍觀纔一笑，驚群湖燕滿天飛。

南泉斬貓

老伯鳴琴曾有意，子期善聽卻無心，孤鴻聲斷秋江冷，隊對沙鷗盡宿林。

趙州布衫

三月桃花滿樹紅，杜鵑啼語出千松，愁夜春閨眠不得，束手倚欄兩鬢鬈。

德山托缽

普天之下皆王土，率土之濱盡已傾，莫道邊疆分閫外，八蠻荒服奏歌聲。

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故土燕子尋樑宿，蝴蝶翻墻遍地飛，莫怨春風妒爾早，來年又向嶺頭歸。

懶融見二祖，百鳥不啣花

餓鬼從來夜半呼，人家有飯豈能驅，掩門只待金雞唱，泯跡潛蹤一物無。

百丈捲席

夫婦之情難割斷，枕邊恩愛豈能傾？晴雲嬾掛松梢上，留與黃鶯叫一聲。

婆子燒庵

養犬圖他覓個兔，放鷹貴在起家肥，蒼天不滿人的願，雨打梅花蛺蝶飛。

倩女離魂

張郎有金不會用，李郎會使又無錢，鴛鴦一對歸滄海，想是癡驢抱橛眠。

丹霞燒佛

藝高膽大小心過，蛇螯蝦蟆哉苦陀，幾說成龍歸海去，萬里無雲雨點多。

九峰不肯首座

出身容易轉身難，世味人情無兩般，只說就機投一語，返遭簡點被他瞞。

雲門打殺世尊

憶郎直意到如今，誰料恩多怨亦深，刻木為雞啼不得，原來有口也無心。

那吒析骨

小過州還在，鶖飛汀不移，虛空饒白舌，勞費嘴唇皮。

佛身充滿於法界

瀑釀溪聲愁落澗，青山惟喜白雲堆，靜鐘漁火樓頭笛，怯釣鱗翻堤柳飛。

《法華經》云：「若人散亂心云云。」

洞房夜夜逢知己，遇店何妨處處賒，孤鴈頻聲催蝶夢，醉解愁腸一曲笳。

知見立知，即無明本

春色滿園母可誇，慢將短笛送晴霞，月明人靜巉巖冷，嶂裏獼猿嘯落花。

應無所住

沽酒之家不擇嫌，有錢醉得沒錢難，草眠不及幃鸞寵，春色到頭總一般。

雜偈

參禪

參禪死水不藏龍，玅悟臨時貴變通，滯句滯情淘未盡，依然城困半途中。
參禪舉話孰提撕？惺惺還迷不識渠，動靜施為原不假，明明契汝舊相知。
參禪陰界墮狂魔，參到驢年夢未他，大道目前光皎潔，可憐學者用心錯。
參禪休執個團蒲，鴨飛過嶺鼻頭甦，聞聲鼷鼠君還在，莫向蘊中問有無。
參禪個裏究紛飛，究竟紛飛已莫隨，了得聖心凡自歇，休疑言教滯筌蹄。
參禪受識識為聰，半信狐疑轉不通，妄計憎情多逐境，七想三類羽毛中。
參禪明白不通理，智者損仁成庸鄙，不息世緣貪愛重，信施難消菌生彼。
參禪實際要明心，莫學狂徒執卷經，參到水窮山盡處，迴腸寡女謾停針。
蒲團穩坐莫心他，一念頑空病更多，謾道無心猶諦當，無心枯寂落禪魔。
一念纔差萬念興，參禪不實被魔侵，急須返省吹毛利，免使輪迴痛百刑。

山居

黎杖深溪住，雲閑半社流，推窗驚野鶴，兀坐看沙鷗。妄動禪中靜，心塵素裏修，鐘聲催萬籟，喚醒夢千秋。卓錫三山頂，人行兩路同，碧天浮掛月，綠樹影搖風。猿嘯煙蘿外，鳥啼翠葉中，凝眸悲概遠，萬里一寒空。山家多興趣，啼鳥報春叢，柳絮愁腸斷，桃花妒冷風。竹聲傳谷外，松磬到庵中，幾說紅塵好，輪迴永不空。殘霞鋪晚景，雲勢疊崔嵬，一葉梧桐落，三秋岩菊開。庵邊留虎跡，潭裏毒龍猜，入定蘆穿膝，安禪兜率回。歸山圖個靜，漫蓋草團瓢，闢地栽松竹，憑天種野苗。籬邊成隊兔，麥裏滿園貂，目繫千愁耐，饑腸一夜憔。松風吹過嶺，蘿月枕邊浮，我事君能識，人情孰肯休？無明纔著念，煩惱掛心頭，夙業牽連起，山中何所修？沿溪涉十里，郊外擁南峰，叫樹玄猿老，嘶風銕馬儂。綠蘿藏古寺，霜夜扣寒鐘，四季粉團玉，常年清壑松。淨業福田種，紅塵聲色違，梅寒消雪瘦，桃暖障春肥。烏雀樓頭

噪，白雲嶺上晞，人間三萬夢，劫火一時歸。抱道人似粟，誰能樂趣裁？經秋黃橘熟，度夏綠荷開。茅屋風吹漏，石床雪滿堆，呼童煨芋熟，被褐詠岩梅。

佛事

顯庵和尚入塔

師揮拂子，云：「長燈不夜，始知皓月照巒群；日面佛兮，滿目晴空掃煙塵。般若深種，不捨叢林；掉背優游，帝網重重。智鏡圓明，珠璣燦爛。白雲堆裏相逢，體性難窺，不離舊時光景。冷湫湫地，天上龍飛鳳舞；法堂斷舌，山中虎嘯猿啼。雖然，骷髏粉碎，倒身塞破虛空；旅泊三界為家，不棄法幢。處處饒溪聲韻廣，長舌安住無縫塔裏，勘笑風行草偃，未免藏頭露尾。其或未然，且道歸根得旨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悼開郡李太守

「秋日聞音歎息涼，綠蘿賢護一金湯，十年宦海三生幸，廿載榮宗百世昌。節廉為國誰憐苦，治澤黎民孰感傷，極目閩天惆未盡，清魂竊已到家鄉。」

挽野竹和尚

「嵩山法道賴君培，君逝嵩山佛法哀，鞭起泥牛吞皓月，喚回石虎吐黃梅。人間劫火傾燒盡，物外常明豈能灰，莫使吹毛隨帶去，聖賢掣電迅風雷。」

悼法伯知止和尚

「化生利物秉剛持，撒手還鄉任已施，碧臉古梅香梵閣，金容秋菊放庭儀。溪聲錦浪多饒舌，山色濃粧懶畫眉，億劫孰能窮此事？斯心獨許老僧知。」

挽劉翰林

「太史清高甘澹奇，不將荊璧換城危，議之懶洗廬山硯，坡老曾遊赤壁池。五柳屋低陶靖節，三槐庭亞魏公枝，採薇不食周家飯，抱忿　先皇仕不為。」

挽翀漢林檀越

「夏日相逢喜氣催，思君秋後別塵埃，花園月色無人賞，廬舍春光有子培。豪傑一生惟是夢，功名半百盡成灰，靈前酌滔三呼奠，八萬幽城杖擊開。」

行狀

師諱光電，字長目，乃楚之寶慶府新化縣蘇溪司族。姓鄧，父諱芳，字玄修，母劉氏。生於明崇禎丙子十一月初三日。十七歲剃落，隨師放蕩江湖。一日，得讀《黃檗心要》，發明大事，乞戒璩山和尚。後參綠蘿大和尚，問：「爾從何來？」師曰：「臨安。」尚曰：「幾時離彼？」師曰：「離即便乖。」尚豎拂子：「還離個麼？」師曰：「若離這個，和尚無卓錐之地。」尚一喝。師曰：「某數百里省候，為甚將殘羹餿飯與人喫？」尚曰：「有人喫在，爾且參堂去。」至康熙庚戌四八，秉拂上堂，授受源流拄杖，開道滇南，忽染癱瘓。壬戌，還綠蘿菩提塔院養病。乙丑七月二十八，師落堂趺坐，謂眾曰：「此何時也？」一眾曰：「日正午。」師鼓掌大笑：「日午以前，前不搆村；日午以後，後不抵店。正當日午，諸兄作麼生？」一眾曰：「大師道得分明。」一眾曰：「清光獨露。」師偈曰：「今廿八，日正午，渾忘甲子有何數？明明一月映湖天，月半原來是十五。」合爪合目而逝。世壽四十九，僧臘三十二。塔安在綠蘿老人壽塔之左山。

長目電禪師語錄卷之下(終)

(康熙廿六年孟秋吉日，比丘弟子遣存助貲刊

恩師長目和尚語錄上下二卷。

　嘉興吳知先敬書。　吳遠士清對。

禾郡楞嚴寺般若坊藏板。)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